

【汉语语法研究】

张云徽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法学研究

张云徽/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云

封面设计：秀 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语法学研究/张云徽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10

ISBN 7-81056-442-0

I. 汉… II. 张… III. 汉语-语法-研究-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1756 号

汉语语法学研究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刷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442-0/H·46
印 数 2001-3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张云徽，1982年元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晋升副教授，现任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系列研究文集，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总结。内容涉及从语素到句群的整个语法系统，既有语法教学和研究中带普遍性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又有作者对语法难点的艰苦探索与独特见解。行文力避呆板与学究风格，但又不失学术和实用价值。该书可作为《现代汉语》课的参考书，也可成为选修课《语法学研究》的教材，对于语言研究工作者也有参考意义。

该书是云南民族学院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内容之一。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ion: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n the Chinese grammar based on the writer's long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It contains the whole Chinese grammar system from the sounds to complex sentences. Not only can you find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some grammar problems in the complicated grammar points. This is a good research collection with practical value. It can be used as a good reference book for the course "Modern Chinese", and the textbook for the selected course "The Research of the Grammar". It will be useful for the Chinese linguist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attached to one of the key-course-projects of Yunn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目 录

一、语法单位略说	[1]
二、汉语语法单位关系论	[11]
三、“句子成分”正名	[27]
四、修饰语的共享与省略	[33]
五、状语的语义指向	[40]
六、短语结构类型再认识	[52]
七、静态语法单位辨析综述	[67]
八、语法分析方法及其运用	[102]
九、分句认识论	[133]
十、变换规则简述	[142]
十一、“被”字句的变换	
——汉语句式变换研究之一	[151]
十二、主谓谓语句的变换	
——汉语句式变换研究之二	[161]
十三、歧义现象透视	[180]
十四、谈谈句群的分析	[206]
后记	[223]

一、语法单位略说

1. 什么是语法单位？很多语法著作都未作明确解释。以下是两个关于语法单位的定义：

(1) 语法分析上指语言结构的层次单位（《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

(2) 语法单位是指语言的语法结构单位，它同语言的语音结构单位（音素、音节）和语言的表达结构单位（语段、篇章）有所不同（张静主编：《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综合起来看，语法单位应该指语法上有层次性的结构单位。这是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一般对语法单位的分析，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有的语法著作把语法单位和语言单位混为一谈（起码是在名称的使用上^①），这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上述定义（2）所言，语言中除了语法结构外，还有语音结构、表达结构等，而它们又有各自的单位可言。应该说，语言单位的涵义要比语法单位广。当然，有的语法著作习惯把语法单位称作语言单位^②或者语法实体^③，这是阅读中需要注意的。

2. 汉语的语法单位有哪些？至今尚有分歧。这有认识发展的原因，也有视角差异的因素。下面，我们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列举出来：

(1) 四级说：语素、词、短语、句子。

(2) 五级说：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

(3) 六级说：a. 静态单位——语素、词、短语词、短语，动态单位——小句、句子；

b. 静态单位——语素、词、短语，动态（含准动态）单位——分句^④、句子、句群；

c. 构件单位——语素、词、短语，表述单位——小句、复句、句群。

持四级说观点者比较普遍，如：张静主编《新编现代汉语》（1980年），朱德熙《语法讲义》（1984年），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1987年），张斌主编《现代汉语》（1996年），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二版，1997年）。

五级说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时期内，曾成为普遍性的看法。如：《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1984年），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1985年），陈信春主编《现代汉语语法》（1986年），丁恒顺、陈天福主编《现代汉语》（1988年），冯志纯主编《现代汉语》（1990年）。

比较而言，五级说与四级说相差不大，只是多了一级语法单位——句群。那么，句群能不能看成一级语法单位呢？两种看法，各有道理。不赞成句群为语法单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吕叔湘先生，他说：“一般讲语法只讲到句子为止，篇章段落分析是作文法的范围。”“篇章段落分析方法和句子内部的分析方法有较大的差别，语法分析基本上到句子为止，还是有点理由的。”^⑤赞成把句群看做一级语法单位者，也有自己的理由：“语法里讲的句群，同文章所说的段或段落，不是相同的概念，虽然形式上有时候重合。”“句群里的连贯的句子，有语义的联系、逻辑事理的联系，也

有语法的联系。”“文章里有的段很大，很复杂，实际上包含着不止一个句群。”^⑥我们倾向于把句群当做语法单位的看法。的确，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段落都直接由句子组成。对于那些由句子组成但又不成其为段落的东西，我们似乎可以从语法的角度加以研究。另外，在语法单位系统中，句群处于边缘地带（最大的语法单位），这就难免与邻近系统（文章结构系统）的边缘部分（段落）产生纠缠。类似情况，语法单位系统内部也有，如：词和短语的界限、单句和复句的界限，有时也模糊不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有所纠缠而放弃研究。

六级说的情况较为复杂，而且一般代表少数人的观点，现分述如下：

第一种六级说，是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的，但在叙述中有不一致的地方：“总起来说，语言的静态单位是：语素、词、短语（包括主谓短语），以及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短语词，其中语素是基本单位。语言的动态单位是：小句、句子（一个或几个小句），小句是基本单位。”（29页）“语素、词、短语是静态单位，小句和句子是动态单位。”（31页）综观吕先生对语法单位的叙述，我们冒昧地将其归入六级说。这其中，对语法单位作静态和动态的划分，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人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以往将词和短语看做语言的备用材料，而把句子视为语言的运用单位，虽然也包含了“静”与“动”的观念，但并没有像吕叔湘先生这样表述得准确而清晰，况且也没有从语法单位系统的角度来论述。

吕先生所说的“短语词”包含两种情况：（1）语法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而词汇上宁可认为是一个短语的“中间物”，如“老实人、老实说、看不完”；（2）一般称之为“简称”的那种组合，如“语文、长影、四害”。我们认为，词和短语之间的纠缠将会长

期存在,试图用一种“中间物”——“短语词”来解决这种纠缠,不失为一种尝试,但也会遇到新的问题,如:哪些语法成分可以归入短语词?短语词在语法单位系统中的地位如何?短语词与短语的关系怎样?等等。就拿短语词与短语的关系来说,是不是短语词再组成短语?如果不是的话,是否短语词与短语处于同一层面上?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不必用短语词来解决词和短语的纠缠。至于上述例子,“语文、长影、四害”可以归入词,“老实人、老实说、看不完”可以归入短语。虽然这样划分难免有模糊之处,但模糊性是语言的特性之一,汉语尤为突出,因此,用不着也不可能处处都说得明明白白。

吕叔湘先生的“小句”相当于一般所说的“分句”。名称之争,留待下边再讨论。他说:“小句是基本单位,几个小句组成一个大句即句子。”“用小句而不用句子作基本单位,较能适应汉语的情况,因为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⑦我们比较同意吕叔湘先生对“小句”的基本看法,但认为分句(小句)又不完全同于句子中的单句(请参阅《分句认识论》)。

第二种六级说,见于程家枢、张云徽《汉语语法单位系统论》一文^⑧。这种观点吸收了五级说和吕叔湘先生六级说的基本观点,又有所创新。与五级说相比,不仅增加了“分句”这一级语法单位,而且对于各级语法单位及其关系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详后)。与吕先生的六级说相比,则未用“短语词”而添“句群”,理由已在前面谈过,不赘。另外,对“分句”的看法与吕先生对“小句”的看法也有差异,请参阅《分句认识论》。

第三种六级说,为邢福义先生在《汉语语法学》一书中提出。很显然,这种观点也是在综合五级说与吕先生的六级说基础上得出的。不过,邢先生对“小句”有自己的界定:“本书的‘小句’,

首先指的是单句，其次指的是结构上相当于或大体上相当于单句的分句。”^⑧这样界定“小句”，有其实用的一面——既可以避免“小句”构成“单句”的麻烦，又使得“小句”组成“复句”易于接受。但是，这无疑十分明确地将“分句”和“单句”混为一谈。后边我们将会看到，这将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由四级说到六级说，既有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有主观认识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观点的融合与重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四级说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语法教学中。因为，人们对语素、词、短语和句子的研究已达成了较多的共识，而对于分句的研究可以说还刚刚起步，对句群的研究则苦于没有新的路子。我们认为，六级说虽然暂时代表少数人的看法，但其思路对语法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我们热切地企盼着有更多的同仁来开垦这其中的处女地。

3. 语法单位的名称也经历过一个变迁的过程，其中有的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有的则蕴含着认识上的不同。

“语素”，在传统语法中被称为“词素”。因为传统语法认为，词素是构词的要素，用“词素”这一术语，更能反映其功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词素”成为这一级语法单位的正式名称。后来，受结构主义语法学的影响，“语素”这一术语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并逐渐取代“词素”而成为一般语法著作所使用的正式名称。结构主义语法很重视语素，他们认为，构成句子的最小单位是语素，因而分析句子时往往要分析到语素。从汉语语法的实际来看，尽管语法分析不一定要分析到语素，但语素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另外，叫“词素”还是叫“语素”，还反映出人们视角上的差异——“因为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⑨也就是说，叫“词素”，就意味着把它当做词内部的组成成

分，只有在分析词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词素。叫“语素”，则避免了这一级语法单位须从词中分析得出的麻烦，而可以把它看成是比词还更为根本的东西，自然可以先于词的划分。因而，从80年代起，“语素”这一称谓渐渐成为人们熟知并习用的语法单位术语。

当然，对于“语素”，有的人也有非议：“把词素叫做语素，这个‘语’含义不清，是指‘语言’，还是‘短语’、‘语词’？如果是指‘语言’，这倒是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好是好，但许多中间站——词组、词，就都相形见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跟现代语法学非常重视词和词组的实际状况大不相称。如果是指‘短语’，必定要在语素和词之间划上等号，显然，这也不符合现代语法学的实际状况。如果是指‘语词’（如果把词素叫‘语素’，必须也把词叫‘语词’，把词组叫‘短语’，把句子叫‘语句’），那就是承认语素是构词元素，既然是构词元素，为什么不叫词素，偏要拐弯抹角地叫语素呢？”^①

我们的看法是：第一，认为“词素”后于词的划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说的，而认为“语素”可以先于词的划分，则是从组合的角度而言的，角度不同，并不代表名称的差异。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词素”和“语素”都可以看成是构词的元素，取何名称，并无大妨。第二，我们主张采用“语素”的叫法，其中“语”的含义为“语法”，而非“语言”、“短语”或“语词”。语素，就是语法单位的最小元素，这可以跟大家所熟悉的“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相互诠释。另外，我们都习惯于把“最小的语音单位”叫做音素，那么，“最小的语法单位”叫语素，理解和接受起来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短语”，早先叫做“仂语”，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里称为“词组”。叫“短语”，还是叫“词组”，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论。我们主张叫“短语”，理由是：短语这一级语法单位在汉语中很重要，组

成也很复杂——可以是词和词的组合（这是最基本的），也可以是词和短语的组合，还可以是短语和短语的组合。例如：

生活水平（词＋词）

提高生活水平（词＋短语）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语＋短语）

叫“词组”的话，便会受制于“词和词的组合”，就不能全面反映这一级语法单位的组成情况；而“短语”则没有这种局限性。

“分句”和“小句”的问题，有点儿类似“语素”和“词素”的争执。吕叔湘先生认为：“叫做分句是假定句子是基本单位，先有句子，分句是从句子里划分出来的。叫做小句就无须作这样的假定，就可以说：小句是基本单位，几个小句组成一个大句即句子。”^②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说分句是从句子里划分出来的，这种认识是从分析的角度得出的；换个角度，说分句组成句子（复句），未尝不可。这正如说小句组成大句，当然顺当，说大句包含小句，其实也并不别扭。因此，我们采用现在较为通行的名称“分句”，而放弃“小句”的称谓。另外，对于“分句”，我们尚有一些新的认识，详见《分句认识论》，这里就从略了。

“句群”，也有好几种别称。最早仿照“词组”的叫法，称之为“句组”，后来有的叫“语段”，更多的叫“句群”。国外有的语言学家又把它称作“话语”、“话语语言”或“超句子统一体”。到底采用哪一个名称为好，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多数人所采用的“句群”，自有其优点可言：第一，它紧扣“句”字，使其作为一级语法单位的特性显而易见。第二，可以避免“句组”造成的误解——都由句子组合而成。实际上，这一级语法单位的构成情况与短语十分相似，即：句群可以由句子和句子组合而成，也可以由句子与句群组合而成，还可以由句群跟句群组合而成。例如：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

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 20 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 16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句子+句子）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句子+句群）

一般图书馆或资料室都备有各种卡片箱，里面盛着目录卡片（分类卡片、书名卡片、著作卡片）供人查找。不过，这只是图书目录的一种形式，人们称它为“卡片式目录”。另外还有编成书本形式的，人们称它为“书本式目录”或“簿式目录”。这种书目便于流传、翻阅和保存，所以应用的范围更广泛。（句群+句群）

当然，句群以句子和句子的组合为常见，句子与句群再组合成句群的情况次之，由句群和句群组合而成者则较少。

在语法单位名称中，“词”和“句子”可以说是很少变动或引起争论的。这也许有两个原因：第一，词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年，第 275 页）句子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同上，第 131 页）。两者都有“运用”和“基础”的性质。第二，正由于词和句子特有的性质，人们对它们的研究最多也最深，达成的共识也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因为名称问题而招致非议。

4. 语法单位之间具有层次性，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其关系如何？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目前一般的观点是：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是构词要素；词是稍高一级的语法单位，可以比较自由地运用；短语由词组合而成；短语（或词）加上一定语调构

成句子；句群由句子组合而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这可以看成是五级说（或四级说）的语法单位结构观。

六级说的观点，以邢福义先生的表述最为清楚：“另一方面是语法实体的‘组合’规则。这是指语法实体与语法实体之间的组合规则。比如，以下种种组合都有规则：

语素+语素→合成词

词+词→短语

词+短语→短语

短语+短语→短语

词+语气^⑤→小句

短语+语气→小句

小句+小句→复句/句群

小句+复句→复句/句群

复句+复句→复句/句群

小句+句群→句群

复句+句群→句群

句群+句群→句群”^⑥

我们的认识，与上述两种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的看法是：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静态单位、动态（含准动态）单位内部是组合关系，静态单位和动态（含准动态）单位之间是实现（含准实现）关系。详细分析，请参阅《汉语语法单位关系论》。

5. 最后，谨将对汉语语法单位的基本看法小结如下：

语法单位是指语法范畴里有层次性的结构单位。

汉语语法单位有两大类：静态单位——是备用单位，用于组成更大的“构件”和构成语言实践中运用的语法单位；动态（含准动态）单位——是语言实践中运用的语法单位。这两大类语法

单位又可以按层次分作六级，从小到大的顺序是：语素、词、短语、分句、句子、句群。

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组合关系，体现在静态单位及动态单位内部，二是实现（含准实现）关系，表现在静态单位和动态单位之间。

附注：

①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语法是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增订二版，下册，第1页）“语法单位可以分为四级：语素、词、短语、句子。”（同上，第4页）

②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语法所反映的是语言单位（语素、词、词组、句子）之间的各种关系……”（增订本，第317页）

③邢福义《汉语语法学》：“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共7种：1. 语素；2. 词；3. 短语；4. 小句；5. 复句；6. 句群；7. 句子语气。”（第3页）

④分句介于短语和句子之间，具有一定语调，但不够完整，一般不能单独用于交际，故被看成准动态单位。不过，由于分句已具有语调，同静态单位相比，又有质的不同，所以常与动态单位的句子（单句）相提并论。请参阅《分句认识论》。

⑤⑦⑩⑫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29页、第27页、第15页、第27页。

⑥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中册，第51页、第48页、第51页。

⑧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3期。

⑨⑭邢福义《汉语语法学》，第15页、第4页。

⑪张静主编《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第141—142页。

⑬邢福义先生把“语气”也看成一种语法实体（见附注③），但属于非音节实体，有别于“语素”等音节实体。